

夜半人敲门

杜成维



夜 半 人 敲 门

柱成维

小说丛书编委会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夜半人敲门

小说丛书编委会出版

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1/32

印 张：6.4

字 数：135千

版 次：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宝斗糕·····	1
时光回旋曲·····	14
夜半人敲门·····	35
末流作家之遇·····	51
敢问路在何方·····	97

宝斗糕

一弯银灰色的月芽在西天泛着幽光，四周的山梁象铁黑色的鱼脊，首尾相连，围成一块船舶一般的地形，使得村庄如同船中央的客舱。灯火早已熄灭，黑黝黝一片，“旅客们”都晃悠悠进入梦乡。

大抵只有他还未曾合眼。窗下有一片清沏的月华，透过微风吹拂的尼龙蚊帐看去，象盈盈波光，越发使他睡不着。

“喂，咋还不困？”妻侧过身来问道。

“你也没困？”

妻没有回答，将两只温热而柔软的乳峰贴在他脊背上，继而伸手摸抚他的胸脯、腹部，那充满男性力量的地方没有反应。他发觉自己老了，伴随着一阵悲哀而来的是深深的内疚。尽管读私塾的年纪他就有追求异性的欲望，并且偷偷地爱上一位女同窗，但还是一直熬到三十岁那年，姑妈的如簧巧舌，好不容易才说转她婆家一位眼睛白多黑少比他小十三岁的堂侄女，放下“台湾家属”的思想包袱，嫁给他这位饥不择食的内侄做妻子。而今他老了，她还当年。尤其是半个月来，在台湾的长兄要返家的消息，占据着他的整个脑子，那充满男性力量的地方，无论妻怎么努力再也毫无表示。妻叹了一口气问道：

“你还想那件事？”

他明知自欺欺人，还是否认：

“不，我没想，你晒吧，不早了。”

“伊要返来就返来，不就是这二间房子腾出来还伊吗？”

他并非舍不得这二间房子。说实在话，这儿所发生的往事在他的记忆里是苦涩的无一值得回味。但心里何以如此这般惆怅、烦乱，他也说不清楚。

长兄与他同父异母。他父亲是周围山村为数甚少手艺最好的裁缝，收入颇丰，而且如同他的四个儿子一样颇具男子汉魅力，当然也许是量体裁衣有贴近女人的机会，先后娶了两个姿色不差的老婆。不幸当皇宫式大厝盖了一半——只有“顶落”的时候，他破伤风一命呜呼。家景自此一蹶不振，至今大厝仍旧没有“下落”。长兄是大妻生的，当上国民党区分部执委不久，就随国民党军跑去台湾。他是小姨的头胎儿子，底下还有二个弟弟。

小姨在家里绝对没有地位，她生的儿子自然也低人一等。大妻使唤小姨颐指气使，长兄吆喝他也象小霸王一样。他叫长兄的生母大娘，背地里则叫她大娘。在这个房间里，他就死过二回。

长兄小时候就被宠得不地道，常常在大娘耳朵旁无中生有，害得他身上三天五天就被大娘拧出青一块紫一块。长兄爱吃零食尤其爱吃宝斗糕。有一回，大雨飘泼山洪暴发，长兄突然想吃宝斗糕，打发他立即去镇上买。那天正逢他身子不适，头一回反抗长兄顶了几句。但立即遭到严厉报复。长兄居然在母亲耳朵旁告黑状：“大弟骂你是破鞋，我听见了！”大娘怒不可遏，立即把他，喊去不由分说挥手一巴掌，他的鼻血如山泉沽沽流淌。大娘尚不解恨，又探身攥住他的，卵泡下狠心地

捏。记忆太深刻了，以致如今一想起长兄的形象，仍然是那时的，穿着黑色童子军服装，四方脸，躲在门扇后一边吃宝斗糕一边看毒打，嘻嘻地笑，乐不可支。他昏死过去了，幸亏父亲闻讯及时赶到，半天才救活过来。那天晚上，大娘还入侵到房间里挑衅，母亲只得拉着他跪在大娘面前叩头认错求饶。他含冤受屈，暗暗发誓，长大后办的头一件坏事，就是放一把火把大娘和长兄连同房子烧成灰烬。可是，未待到他长大，长兄跑到台湾，大娘与父亲打架用剪刀自杀身死了。

厄运并没有随着屋主人离去，父母去世之后，他作为两个弟弟的家长，和村里几个“台湾家属”一起当了专政对象。人们想象得到的与想象不到的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他都承受了。

困难时期那年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他们一批四类分子被集体押送到遥远的一个小山沟里，要他们交待为什么仇恨新社会，为什么向往台湾，为什么盼望蒋军登陆……皇天在上，他从来不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长兄跑到台湾的前一天晚上，他曾经苦苦劝他投诚解放军。兄弟俩为此吵了起来，长兄一拳恰巧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第二次昏倒在这个房间里。他指望什么呢？没有，从来没有！

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打算过离开这半幢皇宫式祖厝。儿子在城里的味精厂当工人，娶了位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媳妇，贤惠孝顺，小日子过得挺舒服，多次请老夫妇俩进城居住，帮他们看孩子，过城里人的生活，享受晚年清福。老夫妇去了，住到五层楼那套向阳的大单元里，有电灯电话，有浴室厕所，有冰箱电视，有小外孙玩，惬意却是挺惬意的，但总觉得太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各家各户进出随手把门一关自成一个小世界。

界，闲来无事连个人说话都没有。儿子媳妇一上班，小孙子一睡觉，老夫妇俩就只有相对而坐，你看我我看你孤单单的，住久了一定会成哑巴。他们住了三个月零三天，胖却是养胖了但脸色也发白了，他们回家了。还是老屋好，破旧虽然破旧，而且连着大地，有根基，住着安稳扎实。山亲水亲人亲，连那一群鸡鸭看见主人归来，也咯咯咯嘎嘎嘎叫得挺欢。老俩口种菜喂猪忙得不亦乐乎，闲时也有去处了，走东邻串西里，到田野看看五谷庄稼，或者和老人们围在墙角落晒太阳做针线抽烟喝茶说古论今，评说是非。在外静心寡欲住了三个多月归来，老夫妻俩才忽然体会到，住在旧屋里，尽管常常会睹物触景而滋生出伤心、苦涩和许多说不清楚的情绪，可一旦没有这些，心里头也会空落落的。可见，人，尤其老人，是万不能没有回忆的。

只是今天晚上，他才觉得那一些往事的回忆又变了味，特别的苦辣，苦辣得令人难受，象有一支无形的小耙子搔挠着他的心，使他翻来复去怎么躺也不自在。

墙上那架老父亲留下的古老的罗马挂钟，咣咣咣敲了十二响，一下一下敲在他心弦上，他分明感觉到胸腔里也颤颤地抖动着。

“晒吧！”妻把压在他腰间的腿放下来，并将他弯成龙虾状的身子扳直。

“你先晒。”

“免想啦，伊返来咱们就住到城里去。”

“是你先要返来的。”

“乱说，是你先提的。”

他也想不清了，当初是谁先吵着要回家来，虽然理由提得

很婉转，但还是惹得儿子媳妇都不高兴，说二老不要儿孙子，只要鸡鸭猪狗。他们被责怪得很有道理也很有道理地责怪儿子媳妇少回家，不要祖宗不要叔伯婶姆了，只是人老了嘴边有岗哨没有说出来。

“要不咱俩住到下厢房，”妻子觉得违心但别无选择，想了一阵还是说道，“叫四弟搬去平屋。”

他没有回答。三弟一家连同丈母娘五口住着西厢二间，绝对动不得。四弟未婚单身住下厢，平屋是前年搭盖的，又暗又不通风，叫他住平屋心中绝对不忍。

“奇怪”，妻子如同突然想起似的，推了推他的肩膀问道，“奇怪，伊一家在台湾几十年，过得好好的，咋就要返老家来受罪呢？”

没有回答。妻又推了他一下问道：

“你说呢？”

“想不出来。”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伊回来是长住，还是短住？”

“不晓得。”

“要是我，我就不返来！”妻赌气地重重翻过身去，把棉被都裹了过去。“返来干啥呀？”

他拉了拉被角，好久没吭声，待妻又重重地翻过身子来，才幽幽地说道：

“也许，伊是象咱们去住城里一样的感觉。”

“那伊是想返来长住了？”

“许是。”

“那咋办呢？”妻觉得问题严重着急起来，“你说咋办呢？”

“搬吧！想想咱们住城里那会儿的心情，能不叫伊长住下来？”

妻想了良久，气渐渐匀了，末了叹了一口气说道：

“也是的。”

老四在乡信用社当出纳员，正在热恋时刻，对象是卫生院一位小巧玲珑的护士。

老四有点墨汁，讲究恋爱艺术，小护士让他恋得嘀溜溜转。一个星期前偶尔看到《欲擒故纵》的连环画，居然举一反三，计上心来。他打电话给小护士，骗说他要出差，回来后向她宣布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怕她高兴得背过气，先招呼一声有个思想准备。一日不见如三秋，七天时间就十分难熬，“激动人心的能背过气的好消息”更使姑娘心急如焚。这会儿，老四风度翩翩来了，推开姑娘的房门，招呼尚未出口，姑娘就跳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道：

“啊，来啦！快说，啥好消息？”

老四慢腾腾地擦汗，洗手，抽烟，倒茶，故意让姑娘急得抓耳搔腮团团转，打鼓似地捶打他的肩膀胸膛，这才仰头吹出一串烟圈，认认真真地熄灭烟蒂，说道：

“我大兄，在台湾当大官的大兄，要返来啦！”

“哟！”姑娘两脚一蹦，双手一拍，中选皇后似的高兴，欢叫起来。“这下可好啦！”

“他娘的说来真怪。”老四背着手踱方步，装老成稳重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胡说。“那天我进城，街角一个相命先生，硬拉住我的衣襟，说我两颊泛红，鼻梁一道亮光闪闪，财运桃花运双双到来，求妻，凰来兮，求财，通四海。一到家里，就

听我三兄说，大兄要返来啦！”

“真的？”

“咱俩是啥人对啥人呀，骗你干啥？说实话，连我都有些奇怪！”

小护士本来不信鬼神命运，这会儿但愿真有命运鬼神。两位年轻人竟仿佛一座金山银窟就在眼前大放光彩了。他们的思维与老二夫妇迥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台湾乃亚洲四强，长兄混迹官场几十年，没有富甲天下，家财百万那是很自然的。他们正愁没有新房子结婚，没钱大宴宾客，没有罗马家俱东洋电器哩。长兄托大陆新政策的福实属幸运，他们托长兄的福理所当然，无论长住短住，长兄既然决心回到曾经被他嫌弃也嫌弃过他的故土，就决不会一身衣锦两袖清风，何颜见江东父老兄弟呢？当然他们也想到长兄为何如此勇敢毅然返乡这个问题，但答案仍然与二哥夫妇迥然不同：老屋里，埋有宝贝！

“我们村有个逃亡地主，老得没牙齿了，前年突然迢迢万里从泰国归来，在伊的老屋地底三尺，挖出一瓮黄金两瓮白银。伊想捐一半给国家，一半留给孙子。政府婉言谢绝，说伊有这份心可用于公益事业。伊就在村里盖了一座小学。竣工之日，伊松了一口气，腿一伸，眼一闭，死了。可是，那些当年被伊压迫得家破人亡的乡亲，却不让孩子进伊的学堂，宁愿跑几里路，到邻村的破学堂去读书，真他妈的悲哀！其实这有啥呢？别说那是老掉牙的往事了，就是那一瓮黄金白银，兴许就有他们的血汗哩！可他们就是那样认死理。要是把黄金白银分掉我都敢拿哩！”老四说着说着闭上双目，自信而神往地说：

“大兄一定也为宝贝而来！”

“对对对！见解精辟！”姑娘竖起大拇指，又举出一个例

子作佐证：“前些日子，咱们去城里看电影《午夜二点钟》，那里面说的不也是这么一件事？逃到台湾四十年的一个老资本家，突然经香港返回上海，偷偷摸摸见伊老婆一面，留下一支锁匙又偷偷摸摸走了。伊老婆也偷偷摸摸在午夜二点钟整打开挂钟，发现有个墙洞，洞里藏着许多无价之宝。可恨伊女婿起了歹心，谋财害命。唉，伊算是无福之人，分文未花就白白送了一条老命。”

老四点点头，仿佛也看到壁橱“咿呀”一声打开了，一大堆闪闪烁烁的金银财宝出现在眼前。老四不认识长兄，他走的时候老四还没出世。他在老四心目中的形象如同《午夜二点钟》里的那个老资本家，西装革履，体态臃肿，发鬓斑白，但保养良好，两额油光闪亮。听未婚妻说完老四立即表态道：

“他妈的，那女婿算啥鸟女婿，猪狗不如，该杀头打枪抽筋剥皮！要是我呀，我决不会没良心！假如能从老屋里挖到宝贝，我要分成四份，一份大兄自己，一份二兄，一份三兄，咱们一份。咱们那一份抽一点给你妈——我那丈母娘养老。我二兄那份要特别多，伊受大兄连累了一辈子，单学习班就说不清进过几回；文革那会，红卫兵要伊交出什么大兄的手枪变天账，打断了伊二根胸肋骨！”

姑娘可不爱听老四唠叨陈年芝麻，打断他的话说道：

“那时咱们成阿里巴巴了！咱们到城里去，把我妈——你丈母娘带上，想吃啥就吃啥想穿啥就穿啥！”

老四的眼睛忽然定定地盯着墙壁，而且暗淡下来，继而沮丧地说道：

“只是至今，咱们还不晓得‘芝麻——开门’那样的咒语，也还没有拿到开挂钟的锁匙。而且，我在大兄的老屋里，

搜索了许多回，就是看不出破绽，不知财物藏在什么地方。”

姑娘也轻轻叹息一声，但依旧满怀信心地问道：

“伊屋里有没有什么图，比如书上说的‘向前三步，右转弯三步’什么的？”

“我也注意了，就是没有。”

“地板呢，看了没有？”姑娘沉思有顷，抬起头问道：

“柱子呢？敲一敲听一听！”

“柱子倒是没敲过。”

“你这个人哪，就是宝贝埋在眼前，都找不出来！”姑娘十分不满地说道。“我帮你找，一定找得出来！”

“你？你还不是我家里的人，怎好到老屋去敲敲打打？”老四九分不满地说道：“早对你说结婚吧，你就是别急呀别急呀，瞧到不利了吧？”

“你还不放心我？”

“是你没权利，不是我不放心。”老四看着姑娘若有所思，情绪突然高涨起来，走过去扳着她浑圆的肩膀说道：“吻五分钟，才放心！”

“猫一样！”姑娘嘻嘻笑起来，仰起头，眯着眼。

皇宫式大厝的大房已经腾出来了，老二夫妇搬到又小又暗的平屋。老三心有内疚，特地请假回来，发动全家老小帮助老二搬家，自己则着重考虑大房的布置。对此，他和老二的主意恰恰相反。老二主张买一套时行的“美得梦”家俬，最少应有一张新式眠床，一块席梦思，一列五张环形沙发。别的可以省，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省。老三却说此言差矣，花钱买来不顺心，愚不可及，认为应该保留当年长兄居住时的老样子。千

金难买旧时物嘛！要仍旧用他用过的三十六堵屏风的床楣上有苍鹰展翅雕塑的黑漆古眠床，镶着八卦形铜拉扣的双门扇镌镂着崔莺莺私会张君瑞图案的朱红衣橱，描蓝贴金的五斗桌和圆鼓椅。大厝的大厅自然作客厅，大红公案桌，黑色太师椅，被红卫兵抄去后来又退回的镏金香炉银烛台和红铜茶壶锡茶具，统统摆上去，古色古香古气派。兄弟俩各执理直气壮的己见。

“咱们兄弟不能让伊瞧不起！破床旧椅，全是父母挣下的老派家私，几十年没有新添置，让伊笑破肚皮！树要树皮，人要人皮，再穷也要有志气，这框壳也要撑住，侵租借债也要顾门风，叫伊看看，这些年来，咱们兄弟仨，也不是好吃懒做的无当用人！”

老二阴沉着脸孔教训，老三笑咪咪说服：

“我说二兄，此言差矣！你怎么洋，也洋不过大哥，一张新床，一块席梦思，一只玻璃茶几，一套环形沙发，这能说明啥？算啥脸皮顶啥门风？几十年就是针上削铁也该置得起！何况，大兄天边海角返来，也不是要看看咱们有没有新家俱，更不是要来笑话咱兄弟仨。我看呀，伊倒是希望看看伊当年睡过的古眠床，坐过的太师椅，用过的五斗桌，看看伊住过二十几年的老屋，看看养育他长大的一方水土，看看当年和他一块玩耍的童年伙伴，看看——”

“你懂啥？那时你才一点点大，你懂啥？”老二愤愤地掐断老三的话说道。“伊那个人呀——嗨！你懂啥？”

“二兄，我是同你不一样，不过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同伊生活过十几年，吃过许多苦头，后来还受伊连累了几十年，当牛做马抬不起头来。历史对你不公平，但到底过去了！”老三忧虑地看着二哥一脸皱纹说道。“咱们兄弟四人身

上都流着一样的血，可我看呀，二兄你还是没把伊当成一家人哪！”

老二没有吭声，久久盯着面前的地板，耸了耸鼻梁，抬头看了三弟一眼，车转身子，离开老屋。

长兄出走的时候，老三才五岁。据说六岁以前的事很少能留在人脑的记忆里，老三对长兄实在没有印象。在他的想象中，长兄和二兄一样，高身材，粗骨骼，大眼睛，宽嘴巴，比二兄老，头发已经斑白，但比二兄胖，不像二兄颧骨高凸腮帮凹陷；穿中山装，蓝色哔吱或者灰色哔吱。二十年前，老三在建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县第二工程队当材料员，默默无闻，平凡得时常被同事们忽略。前年，县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三胞委员会”，急着寻找三名侨属、台属、港澳家属的干部，不知哪个贵人助一臂之力，他竟被莫名其妙选上了。而且，限定三天之内要办好调动手续。他被吆来喝去，终于如期离开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住进窗明几净的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一个月后，他又意外地被提拔为相当于副科长的办公室副主任。真是时来运转，石头生辉，想当官的人想了一辈子啥也没有，从来不想也不敢想的人却乌纱帽从天空掉到脑袋上。他很有自知之明，托的是使他背了三十年沉重包袱的长兄的福。半个月前，他从省政协“三胞委员会”下发的一份内部文件里上百个名字中看到长兄的名字，知道他也要回乡了，高兴得如同当初宣布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一样。当晚他冒着潇潇细雨骑着自行车回家向兄弟们通报好消息，可正在吃饭的二兄听后愣了一阵，“啪”一声放下筷子，头一句就问得冷冰冰：“返来干啥？”老四也呆了一阵，忽然一拍桌子连声叫“妙哉妙哉”，饭不吃也饱了。那时，他不晓得二兄和四弟是怎么想的为何如此失

态，他心里却是明白，长兄作为国民党的去台要员，决非要返家长住颐养天年，但也决非要给家中带来一座金山。第二天，他翻箱倒柜找到老父和大娘的一张已经褪色变黄的半身相片，跑到市里一家档次最高的画像室，请一位闻名小城的老师傅，画了一张维妙维肖的二尺炭笔像，还选购一个美观精致的古式像框镶嵌起来。这会儿，老三在小儿子的帮忙下，用布尺量出大厅左边墙壁的正中位置，站在椅子上，将画像端端正正挂上去。他退回来坐在太师椅里仄着头仔细端详着，点点头，感到十分称意，不觉自言自语道：“就这样，大兄看到父母的遗像，一定会感动得掉下眼泪来的，说不定还会跪着叩头，听说台湾那边至今崇尚古礼。”他想像着大兄会见亲戚的情景。姑舅姨姪先邀请，而后亲属朋友，最后下辈亲戚。他还考虑如何邀请政协主席驾临，兴许县长也会接见大兄。县长坐中间这张太师椅，政协主席和大兄坐两旁太师椅，我自己呢？就坐在那——政协主席身旁，不时向他提示和解释什么，或者续茶剥桔子递香烟。遗憾的是还不晓得大兄到底啥身份，附件里只注明他居住高雄，祖籍本县，国民党的退役军官。当年是官衔愈大愈反动透顶，家属的帽子愈大愈受罪，如今似乎反过来了，官愈大接待规格愈高，家属愈受器重愈被礼待。大兄若是当个上将中将或少将，省长最起码市长要接见哩！且不说别的一系列反应，自己职务前边那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副”字，肯定会去掉，办公室主任的位子目前还空缺着哩！想着想着，老三仿佛不是坐在太师椅上而是坐在皇冠轿车里了，左边是省长，右边是市长……

老三的希望实实在在在一个一个象摸得着的绚丽多彩的积木

似的堆砌起来，但是，不久，便像同样是绚丽多彩的肥皂泡一个一个破灭了，连听到响声都没有。长兄没有回来。老三接待的一位国民党前立法委员告诉老三，长兄终于盼到这一天，却不幸未能成行，一个月前突然很严重地病倒了，住院一检查，竟是晚期肝癌，医生断言，逗留世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了。老三还从前立法委员那儿知道，长兄去台后曾当到少将高参，退役后经商不利，几乎丢尽积蓄。他在高雄和一位同事的妹妹成了家，膝下已有一群儿孙，本想带台湾的妻子回乡谒祖的。他托前立法委员捎回话来，说他尤其对不起老二，上帝对死人也是宽恕的，请老二务必原谅他，希望有朝一日让他的妻儿带着他的骨灰盒回乡，同父母埋葬在一块。老三如挨闷棍，瘟头瘟脑了好些天，老二和老四听了也禁不住相对长叹，泪下如雨。他们后来托前立法委员捎去一袋子长兄最爱吃的宝斗糕。

时至今日，仨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常常还会提起：不知长兄吃上宝斗糕没有。